2026年11月19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陈 璐
电话:010-64294501 E-mail:whbfukan2025@163.com
中国文化报

沿滨拾论

为文第一要激动

梁 衡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看到此情此景又可写一篇好文章了。但我大多数情况下心静如水,没有创作的激动。

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你可以在学识、技巧等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就像一座火山要等百年千年才喷一次,也可能永远地怀抱岩浆,沉默不语。

文章之有激动和无激动大不一样。有激动为真文章,能感到作者想说话、说真话,读者就有新感觉、新启发。无激动,作者所写必抄袭、必重复、必说教,读来令人心烦。

无激动之文有四种。一是新手学而为文,比如学生作文。这时作者的主要目标在掌握文字技巧、训练文字的驾驭能力,布局得当、文字通顺皆可,重在学形式,还不能一气贯文中,所以也多找不到什么激动之情。二是外行为文。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当作家的料,但是对写作十分爱好、十分投入,而且自以为找到了感觉,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地写。实际上他是在照样画葫芦。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那个激动点,没有找到进山的路。如果他有发表的条件,就更促成了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他一生就这样穿着皇帝的新衣,出席作家会议,上台领奖,为人签名,等等。三是匠人原地踏步为文。有的人确实写过几篇成名作,但是再找不到新突破,又不甘心被人忘掉,就在自己原有的高度上不断重复。像一个匠人在熟练地工作,所提高的只是技巧与速度,设计造型没有新突破,上不到大师这个台阶。四是老手敷衍为文。文章写多了就累人,名家也难以篇篇激动,老手在为文债所逼时也会敷衍为文,并不去动真情。就像一个名演员,一生总演这一出戏,也有腻的时候,场场激动受不了。这四种人,第一、二种是根本不知道为文要激动;第三种是丢失了激动;第四种是懒得激动。

为文为什么要激动?就是为了产生一种爆发力、爆炸力,这样才能震撼人心,感动读者。读者捧读一篇新文章前,本来心静如水,全靠作者这一粒石子投入他心海之中,激起情感的涟漪。能不能投得准,是关键。而投之前,又要看作者是不是先激动,即先产生投的欲望。刘勰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心不动,难为文。如果作者心如止水,怎么能指望读者其心如沸呢?激动者,情为所激,心为所动,实际上是一个由事物到作者,再到读者的连续过程,必得"双动"才行。作者不动情,不能为文;就算为文,读者不动心,不算好文。所以这个激动点一般要找在时代和最大多数人的共振点上,才能收大激动、大影响之效。比如,家家婚丧嫁娶,都有个人之喜、个人之悲。但这并不是社会全体之喜、之悲,这种文章写出来自己激动,别人并不激动。这就是为什么小情小景不足取。凡历史上留下来的名篇都是大激动之文。虽也有取之常情常景者,如朱自清《背影》,但实际上它是寓共性于个性,揭示出人伦之大情。

怎样才算有激动之文呢?简单说,就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无论是作者内心平静的世界,还是外部的客观事物,原本是孤立的,不成文章。只有两相一激,便无中生有,生出新的思想,便死寂之中忽然跃出活灵灵的情感。像春天第一声惊雷,震醒冬眠蛰伏之物;像春雨浸润土中的种子,催生新芽。作家的修养学识经外部事物一激,就如原子辐射使生物变异,可以激发出想象不到的新思想、新情意、新文章。作家许多时候并不想为文,但忽遇外事外景所激,反会顺手写出一篇好文,正所谓"文章乃天成,妙手偶得之"。我写过许多山水文章,对象都是万年旧物,前人咏过何止千遍,但仍觉有可激动之处;也写过许多文章,都是古人故人,别人也多有抒写评点,但仍有激动我的地方。也还有许多的山水人物,看过想过不知多少遍,但就是不想写,因为我还没有发现激动我的那个点。一个作品的成功,概括来说是"二次激动""三点一线"。先要作者激动,并发而为文,像杜甫那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再用这种文章去激动别人,洛阳纸贵。作者、写作对象、读者三点一线,在激动这根弦上共振才行。鲁迅说写不出时不要硬写,同样,不激动时,就不要提笔。

《黄河船夫曲》:

黄河上的灵魂咏叹

史小溪

"你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哎,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哎……"《黄河船夫曲》又名《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是一首船夫号子。它雄浑、苍凉、粗犷、豪放、浪漫,有人说它"面朝黄河背朝天,一嗓子吼了五千年",是秦晋峡谷黄河的千古绝唱。

黄河古来千回百转,无数九曲十八弯。仅秦晋大峡谷就有太极湾、漩锅湾、乾坤湾、伏寺湾、清水湾等280度、360度的大湾十多处,中小湾更不计其数。黄河水流一道又一道曲折回环、大湾小湾勾连相牵的壮观景象,古来令人惊叹。

秦晋大峡谷黄河船工拉船、摆渡、航运,可以追溯到远古。陕北佳县黄河船夫李思命(1891—1963)出生于晚清,世代扳船为生,对船工们的经历和生存状况、一代代搏风击涛的传说有着深刻体验和了解。同时,李思命性格豪放、才思敏捷,嗓子浑厚嘹亮,能自编自唱,是当地出色的民间艺人。他于1923年编创了这首船夫号子,在当年的春节闹红火中,一唱即震撼听众,立刻传播开来。

号子是劳动人民在繁重忙碌的劳动中,为减轻疲劳、协调动作、鼓舞精神,伴随劳动过程唱出的歌,表现出他们的豁达、乐天与自豪。陕北民歌中号子很多,锄地号子、踩场号子、扬场号子、吆牛号子、打夯号子、绞煤号子、船夫号子……多为各种集体劳作中触景生情,即兴演唱,生活气息强烈。节奏有缓有快,曲式结构也不尽相同。最初的号子简略、浅易,后期逐渐具备复杂性、多样性。

《黄河船夫曲》展现了黄河船工在艰苦生活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情景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深厚的生活和卓越的艺术灵性完美融合,孕育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看到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曾说:"这里,我听到俄罗斯民族灵魂的声音。"难道我们没有从这首黄河船夫曲中听到中华民族磅礴而出的灵魂的大音么!

我想起自己在第四次看过秦晋大峡谷黄河壶口瀑布后所写的散文《黄河万古奔流》:"一刹那间,我想起了那首歌,那首黄河之滨的陕北人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歌喉,用他们的勇毅、生命体验雕磨出的古老的船夫曲:我的眼界漂过最远古的羊皮筏子——把几张鼓起的羊皮和几根木棍捆扎在一起,沿着漫长的数千年岁月相袭走来的羊皮筏子。抑或是一只古老的船,浊浪长窜的褐黄急流中,船头几个扎白羊肚手巾的老艄公,赤脚裸背,俯首抵臂,高耸臀部,使出浑身的劲紧摇着棹柄。哗,一个巨浪劈头向船舷盖来,又一个巨浪向船舷盖过来。船儿时而甩上浪峰,时而跌进波谷。老艄公,一副铜铸的形象,搏风击浪……"

这首民歌在黄河两岸及陕北、晋西北、内蒙古中西部广为流传,成为代表陕北人精神风貌的一首经典之作,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多次在世界舞台唱响,还被制作成音乐艺术短片,在2025年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岁月如歌

文心

今日,副刊"文心"与读者见面了。

《中国文化报》自创刊起便设有副刊版。四十年来,这块版面荟萃名家翰墨,记录百姓心声,见证文化发展的蓬勃气象与闪光轨迹。如今,我们以"文心"为名,重新出发。

"文心"二字,出自王蒙先生为本报副刊作品选集题写的手迹,笔意温润,风神秀逸,既是前辈的期许,也是我们今日的探求。

何谓"文心"?刘勰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章之用心,不在文辞浮艳,不在虚誉煊赫,而在真切观照生活、真诚为人民歌唱。

我们的副刊追求气韵生动。文章要有生气,见温情,呈风骨。不喜粘涩,不尚空谈,表作者真心,觅读者会心,以文字为桥,连接迢遥心灵,通向诗和远方。

"文心"是一块新园地,也是一份老感情。四十年薪火相传,我们不敢懈怠;新时代文化气象万千,我们一定加油。一块版面能否立得住,靠的是扎实的文章、辛勤的作者,以及读者朋友始终如一的关注与支持。

从今日起,"文心"与您相约。愿我们在这里,以文会心,以心映文。



一片两片三四片,飞入什么才不见?

高 昌

一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首谜语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芦花都不见。"这首诗在流传中常被归到乾隆名下,署为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题作《飞雪》。于是有文章笑言:"乾隆一生写诗四万首,只有这首进了小学课本。"

然而,这其实是一首民间流传的小诗,版本众多,有的末句写作"飞入梅花都不见",还有的末句写作"飞入水中都不见"。小诗的故事场景多是乾隆赏雪时兴起吟出前三句,大臣续上末句。关于续诗者,一说纪晓岚,一说徐文长,一说沈德潜。而完整四句的《咏雪》,也有资料归在郑燮(郑板桥)名下,见于《郑板桥集》。

我读徐珂《清稗类钞·巡幸类》,发现《高宗南巡赋诗》一则,原文如下:"沈文慤公嘗扈從高宗游幸西湖,嚴冬大雪,高宗戲吟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鞠跽而前曰:'請皇上賞與臣續。'高宗許之。沈吟曰:'飛入梅花都不見。'高宗擊節稱賞,且解貂裘賜之。"《清稗类钞》影响颇大,初中课文《冯婉贞》就出自《清稗类钞》的《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此书虽属稗史汇编,来源驳杂,但这条记载与《飞雪》诗中所表达的时令、诗境恰好相合,因此我倾向以"飞入梅花"为正版。从诗境和时令看,也是"梅花"的意韵更恰切。

仔细推想,芦花本是秋天意象,梅花才是冬天意象。朔雪纷飞之时,并无芦花可寻。芦花开在秋风里,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时节;待到大雪纷飞、寒凝大地,芦花早已凋零殆尽,只剩枯茎败叶,哪里还有"飞入芦花"的景致?梅花恰恰相反,越是天寒地冻、朔风凛冽,越见其凌寒独放。从时令、物候与诗境三方面看,"梅花"都远胜"芦花"。

梅花与雪的关系,还因花色不同而生出两种妙境。若是红色,则白雪纷飞之中,点点红梅傲然挺立,红白相融,画面谐和,这是"映衬"之美。若是白色,情况自又不同:白梅与雪同为素色,雪花飘落梅枝,梅雪浑然一色,远望近看,竟分不清哪是雪花、哪是梅花,于是更有"飞入梅花都不见"的意境。这种"看不见"的意境,恰比"看得见"更为含蓄深远。

至于"飞入水中都不见"的版本,目前未见古籍出处,似仅见于当代读物。编者的初衷或许不难理解:芦花、梅花对低年级孩子来说比较陌生,"雪花落水即融"的现象更贴近儿童生活经验。然而诗之所以为诗,正在于它留有空白,引人遐想,意境空灵而含蓄。改成"飞入水中都不见"之后,意思虽然更通俗易懂,却流失了原有的韵味与意境,画面也陡然收窄——漫天飞雪、寒梅傲立的冬日诗境,瞬然转入雪花融水的物理常识,实在可惜。

"水中"取的是"懂","芦花"用的是"形","梅花"守的是"味"。儿童读物固然要照顾儿童的认知水平,但也不必把一切含蓄留白,都填成标准答案。雪落花丛的诗境,就如同一个美丽的谜语。谜底一旦被"物理思维"说破,雪一化,梅一谢,风景没了,美也就散了。

版本可以争,教材可以改,但花舞雪融的那点朦胧之美,不该被一句"好懂"轻轻抹掉。

灯下漫笔

行观时记

气韵,在纸上也在网上

行思

到江西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后回到北京家中,行李还摊在书房地板上没来得及收,一摞会上发的材料压在笔记本上。夜里想找一页白天记的笔记,翻着翻着,会上的一幕幕仿佛在笔记本上立了起来。笔记本第一页,我写了4个字:气韵生动。旁边又补了4个字:纸上,网上。这些词,在年会上反复被提到。

这次年会,180余人聚在长江边、庐山下,认认真真讨论"下功夫办好副刊"。我首先想到的,是开幕时的几篇致辞和副刊研究会会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徐立京的主旨演讲。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士鑫说,副刊"看似居于版位之后,实际上作用于人心之中""看似以文艺为表,实际上关系价值涵养、文化认同和精神凝聚"。他又讲,导向不是生硬地贴标签,而是要善于在润物无声中彰显价值立场,"寓导向于文采,化立场于笔墨"。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小青说,副刊"是一张报纸的气血与神采",提出要"养编辑的从容之气""好稿子舍得给好位置,版面敢于留空白"。九江市委书记说得更直白——"副刊不副,参天大树"。这些话在会场上听着感到提气,会后回想,更感有分量。我在中国文化报社工作这些年,听过不少对副刊作用的议论,"作用于人心之中"这7个字,那天听得格外清楚。我们编的每一块版,说到底,不就是想在人心里落一点什么吗?

可落一点什么,谈何容易。徐立京会长的主旨演讲里讲了成绩,也讲了短板,讲得直接:"部分地市级报纸减版先减副刊,出现了副刊版面压缩、编辑人员短缺、稿源不稳等问题。个别报纸直接取消副刊版面,停发作者稿费,缺少专职副刊编辑,基层副刊生存承压。"听到这话,我心里沉了一下。一个缺专职编辑的版面,怎么去"作用于人心之中"?这话我没在会上说,可回来后一直在想。徐会长演讲里还提出"三个再认识",说副刊"绝非边角余料",要"生产有温度、有深度的慢内容,坚守思想灵魂,抵制泛娱乐化"。方向是清楚的,难的是在版面上落下来。

徐会长的演讲里还提到,"气韵生动"如今成了副刊品质的重要标尺。这4个字,本是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之首,今年9月王蒙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办气韵生动的副刊》之后,它成了副刊界的高频词。这让我想起作家毕飞宇在年会上的发言。他说,拿到一张新报纸,人们总是先看头版二版,可若要用一张旧报纸陪伴整个夜晚,"我们的目光反而是从后向前看的"。他说,这是副刊的光荣,这是生活的日常。他还讲了1980年1月12日那个晚上,16岁的他在县城邮局的灯光下读到《人民日报》上刊载的王蒙先生的小说《说客盈门》,读到那个精确到小数点的拜访人次,站在橱窗前差点笑出声。

我在台下听到"从后向前看"那句,和旁边几位同行对视一眼,都笑了。这些年参与做副刊编辑工作,我太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晚上回到家,坐下来之后读的报纸版面,往往是兄弟报社的副刊版。看别人怎么编,看哪篇稿子受了委屈,看哪个标题起得比自己高明——翻的是同行的手艺,也是自己的心事。

会上,来自上海的缪克构社长讲上海三大副刊的传承,我听得很入神。《解放日报》的"朝花"70年,《文汇报》的"笔会"80年,《新民晚报》的"夜光杯"80年。他说"夜光杯"现在负责副刊工作的刘芳,16岁参加晚报征文得了奖,后来考进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这张报纸,一直做到今天。从刘芳往上数,师傅、师傅的师傅……四代人都是在一张副刊版面上"以文相交"的。四代人,80年,一张报纸的"作用于人心",就这么被一双双手接过来、传下去。我在本子上记"四代人"3个字时,笔尖顿了一下。谁不羡慕这样的传承?可大家也知道,传承背后是守,守的背后是熬。如今这3家副刊也都在往网上走:"朝花"有"朝花时文","笔会"有"文汇笔会","夜光杯"还上了播客和短视频——纸上的气韵,已经慢慢挪到了网上。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刘琼在圆桌对话中主持"如何办好纸上的副刊",开场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她说"我们要打造持久的读点,是读书的读,不是赌注的赌。很多人容易把读点简单地等同于博眼球、追热点",这个纠偏来得及时。我们编副刊,最怕的就是被流量牵着走。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跟一个话题,版面看着热闹,读者翻过去就忘了。刘琼说"新闻是报纸的骨架,副刊是充盈报纸的气血",又说"气是内在的生命力,韵是文字的涵养,生动是拒绝类型化、版式化的套话"。在当天晚上的一次视频会上,我把刘琼的这几句话转述给同事们听,大家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说,那就往"值得反复读"的方向做。

多年来,许多人一直在为办好副刊下苦功夫、笨功夫。《解放军报》的"长征"副刊办了51年,出了6000多期。来自《解放军报》的栗振宇在圆桌对话中讲,《红星报》上一篇200多字的短文,写红军强渡乌江,半个多世纪后杨成武上将还记得。他又讲1983年那篇不到1000字的《丰碑》,军需处长把棉衣发给战士,自己冻成一座碑,后来进了教材,成了一代人的记忆。他说好的副刊作品自带一种"呼吸感",能让读者听见字与字之间的呼吸;也说气韵生动不是版面上的装饰,"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这话让我想了很久。在我们《中国文化报》的副刊编辑部门,同事们常挂在嘴边的有3句话:理论阐释文化味,文化评论文明味,文明故事烟火味。编了这些年,觉得最难的是最后那个"烟火味"——理论可以学,文化可以积累,可烟火气是装不出来的,得真到生活里去闻。栗振宇说的"呼吸感",和我们说的"烟火味"其实是一回事。这些年做"寻诗远方·旅途日记"征文,做"诗旅江西",联系农村文学爱好者写乡村记忆主题作品,说到底,都是在找那些能听见呼吸的文字。

关于技术,会上讨论得也很热烈。《中国副刊》公众号约请6家媒体的6位"95后"编辑,写了一组《今天,我们怎样办副刊》,里面写到新技术运用,后来被《中国记协》公众号转发;《江西日报》副刊团队做AI产品,只让机器合成音频、重构画面,文章撰写、史实考证、叙事框架搭建"均由副刊团队独立完成";《工人日报》的同行在圆桌对话里说,AI一键生成的时代,"真"是底线,也是最高要求。中国妇女报社社长孙钱斌在年会圆桌对话中担任总主持,收尾时他针对AI运用总结道:"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用AI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探索制定AI介入副刊内容生产的边界和规则,形成我们的行业共识。"这些话,初听觉得是技术问题,细思便知,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机器能生成文字,生成不了人间的烟火;能组合素材,组合不出一个16岁少年在邮局橱窗前读到王蒙时"差点笑出声"的那个瞬间。

在家中书房,我看到笔记本上还记了会上的一句话:"副刊办得好不好,不是我们副刊人说了算,是我们的读者说了算。"这话说得对。可我又想,读者说了算之前,得先有我们这些管版编版的人,肯把报纸的副刊当回事。研究会把"气韵生动"立为副刊品质的标尺。我在这个夜晚想的是,这4个字从来不只是运笔的事。它是那个16岁少年在橱窗前的笑,是杨成武晚年还记得的200多字,是军需处长冻成的那座碑,是四代编辑在接续传递的那盏灯。它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是从人心里散出来的,是有人俯下身去写,又有人俯下身去编,最后才落到纸上的那么一点东西。

如今这"一点东西",不只在纸上,也在网上。年会两场圆桌对话,一场论纸,一场论网。纸上的气韵,靠的是文本、编辑、传承,这气韵要传导到网上,还需要靠边界界定、规则自洽、技术赋能……网上的副刊,不是把纸上的稿子搬过去就完了,编者还得学会很多新东西。说到底,纸上、网上办得是同一件事:让人愿意安静地坐下来,感受我们这个时代的气韵。